

## 心灵驿站

## 生活插花

## 打开博物之眼

■林富榕

观察美丽异木棉已有一年半的时间。眼下正值小暑时节,我于芒种节气播下的美丽异木棉种子陆续发芽了。我记得当时在土里埋了四颗种子,但目前一共有三颗种子发了芽,发芽率75%,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是相当满意的。毕竟,去年我同样在阳台播了种子,却颗粒无收。

种子虽说是同时播下的,但发芽的进度却不一样。最早发芽的,植株最高,现已有10.5厘米,四片叶子,还有一片正在冒尖,我决定叫它“顶顶”;第二颗发芽的,植株近9厘米,叶子三片,长势喜人,我且叫它“壮壮”;最后一个发芽的,植株最矮,只有4.5厘米,一片叶子好像还有点病害,我希望它能活着就好,便给它取名“安安”。

自从给这三株小苗取了名,感觉自己和它们仨联结上了。每天一早起来,第一件事就是奔到阳台上看看它们,给它们洒洒水、松松土,有时还不忘给它们拍个“定妆照”。

随着观察的深入,我发现三棵植株都是先长出两片肥厚的单叶,待长出第三片叶子时才是掌状复叶,和美丽异木棉的真正的叶子相似。我很疑惑,为何先长出的不是掌状复叶呢?当我把这个疑问发在美丽异木棉观察群里时,树友冬青立马给我答疑解惑。她说,最早长出来的两片叶子是子叶,随后再长出来的才是真叶。她说,子叶后续还会自动脱落。

子叶和真叶?这个概念对我这个“植物小白”而言还是第一次听说。我立马来了兴致,想深入了解什么是子叶、什么是真叶。就在我准备搜索相关资料的时候,树友林捷发布了一篇观察推文,刚好讲到子叶和真叶的内容。

林捷在文中说,子叶是种子植物胚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一种暂时性的叶型器官,在种子萌发时最先长出,通常位于幼苗根部附近。子叶是种子自带的“先天口粮”,为幼苗撑过最脆弱的破土期。而真叶是植物在种子发芽后长出的真正意义上的叶子,长完两片子叶以后长出来的叶子就都是真叶了,真叶是用“亮明身份”,意在告诉大家“我叫什么树”。

看完林捷幽默风趣的推文后,我终于弄明白何为子叶和真叶,也了解它们各自的重要作用。而这个“观察→好奇→提问→求解”的过程,进一步丰富我对植物的认知,更加深我对植物的喜爱,激发我对植物展开持续的探索,而这便是我从环境里获取知识的能力。

这个求索的过程,也让我联想到《博物》杂志编辑张瑜写的《那些动物教我的事》这本书。这本书讲述了张瑜按照“以动物为师,以学生”的立意点,通过对鸭子、松鼠、螳螂、刺猬四种动物的慢观察,最终获得知识、提升认知的全过程。例如,张瑜通过对鸭子潜水的持续观察,他识别到鸭子的潜水分为洗浴型和觅食型;鸭子睡觉并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当它累了,也会双眼紧闭;等等。

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刘华杰曾说,观察自然的博物学短期内看起来毫无用处,但它恰恰是知识生产的过程。深以为然。知识并不只在课堂里,也不只在书本里,知识更是在我们和自然相遇时产生的观察和思考里。

感谢美丽异木棉,通过对它的观察,打开了我的博物之眼,用慢观察享受细节带来的快乐。

## 狮情画意

## 茉莉香如故

■高峰

茉莉花开在五月,这花极是平常,却也极是动人。我见过许多花,若论香气之清雅,莫过于茉莉。

茉莉花小,花瓣洁白如雪,形状颇似小星星。五瓣,排列得整整齐齐。花芯一点淡黄,花开时,先是小小的花苞,青白色,裹得紧紧的,过一两日便渐渐松开,露出里面雪白的花瓣。花瓣薄得很,对着阳光看,几乎透明。花谢时,花瓣并不立即凋落,而是先变作淡黄色,继而枯干,仍挂在枝头,风一吹,才零落落地掉下。

茉莉的叶子也好看,椭圆形,叶面光滑,叶脉清晰。新叶嫩绿,老叶深绿,衬着白花,分外精神。我常想,若单有花而无叶,或单有叶而无花,都免单调,唯有花叶相映,才显出茉莉的好处来。

茉莉的香,是清幽的。白日里,花香被阳光蒸腾,不甚明显;到了晚间,露水一下,香气便渐渐浓郁。夏夜乘凉,偶有一阵风过,送来茉莉花香,令人神清气爽,白日的烦热顿时消失大半。

我家院子里原有一株茉莉,是前房东留下的。初搬来时正值冬季,茉莉只剩枯枝,我几乎以为它已经死了。谁知到了五月,枯枝上竟冒出新枝,继而结出花苞。第一朵花开时,我着实惊喜了一番。那花虽小,香气却充盈整个小院。此后每年五月,茉莉如期而开,从

茉莉花开时,常有蜜蜂来采蜜。它们嗡嗡地绕着花朵飞,时而停在花心,忙碌得很。我常搬一把竹椅,坐在茉莉旁看蜜蜂工作。这些小东西十分有趣,采完一朵,便飞到邻近的另一朵上,绝不肯多走一步冤枉路。有时两只蜂同时落在一朵花上,便你推我挤,互不相让,最后总是体形较小的那只败下阵来,悻悻地飞走。

茉莉花可以泡茶。取新鲜花朵三五朵,置于杯中,冲入热水,花朵便在水中缓缓舒展,重现枝头时的模样。茶水渐渐染上淡淡的黄色,香气也随之溢出。茉莉花茶不苦不涩,饮后口中留有甘甜。我不好茶道,只是随意泡来解渴,却也觉得比那些名贵的茶叶更合口味。

今年春来早,四月底茉莉就已结满花苞。前日下了场小雨,昨日放晴,今晨便见几朵茉莉已经开了。我摘了一朵放在书桌上,写字时偶尔抬头,便看见这白色的小花静静地开着,香气幽幽飘过来,令人心神安宁。

茉莉虽是小花,却有大用。其香可悦人,其形可娱目,其花可入茶。它不择地而生,墙角瓦盆皆可种植;不择时而开,每年五月必如期而至。人生在世,若能如茉莉般,虽微小而有用,虽平凡而恒常,岂非也是一桩美事?

## 烟火诗行

夏日的夕阳,熔金似地流溢在丰海路上,微微染红了崭新的红色骑行道。夕阳垂落,红霞满天,红霞浸透了车道,也浸透了自行车的车轮。我们爷孙二人跨在各自的自行车上,将身影投入这片绯红里。车轮滚动,碾过时间的痕迹,我们轻快地驶入这傍晚的画卷之中。

骑行道紧邻着洛阳江,一边江水泱泱,一边绿树成荫。江风习习扑面,带着江水的微腥,又夹着草木的清冽,轻轻拂过我们汗湿的额头,恍如自然之神善意的抚慰。骑在孙子身后,我屡屡故意用力猛蹬几脚,车轮碾过路面发出轻快之声,随即风一般超到前头去。然后我悄悄缓下节奏,眼角余光便瞥见那小小的身影鼓足了劲,小脸憋得通红,奋力加速追了上来,终于又超我而去。我凝望着他额头上细密晶莹的汗珠,在夕照下闪闪发光,他脸上写满得意,嘴上则漾开纯真的笑容,我的心瞬间被暖流融化——这小小的超越,竟胜过人间无数凯旋的喧嚣。

一路行来,红树林浓密的枝叶仿佛在江边铺开巨大的绿毯,江水缓缓退去,滩涂裸露出湿润的胸膛。几只白鹭在泥滩上优雅踱步,长喙不时轻啄,仿佛在泥中翻捡着生命所需,也似在捡拾散落于时间之隙的诗句。远处横卧的洛阳桥,沉静无言地蛰伏在江上,桥墩坚毅地扎根于江心,桥面斑驳如老人皱纹,又像散落于水面的古史册页。我指着那座桥告诉孙子:“看,这是洛阳桥,古老得已经不记不清年月。”孙子似懂非懂地应着,目光却早已被滩涂上白鹭优美的舞姿吸引,那桥的千年沉默,又如何抵得上眼前精灵的鲜活一跃呢?

沿途风景流转,生命形态也纷繁呈现:步行道上,有人昂首挺胸,健步如飞,踏出节奏分明的足音;有人三三两两,笑语闲话,细步慢行,仿佛要把整条路走成悠长的岁月;骑行道上,一家老小骑着小黄人单车、山地车、电动车,走走停停,欢声笑语飘荡在江风里。各式各样的身影,在夕阳的泼墨之下,点染成一幅无边无际、活泼跃动的画卷——

## 爷孙骑行乐

■倪怡方

这些身影,不正是尘世里平凡日子的鲜活注脚吗?

我们缓缓骑行于这流动的图画里。孙子渐渐骑到我身边,与我并行。此刻,我方才惊觉,退休之后,我似乎长久蜷缩于书斋文字堆砌的巢穴里,竟浑然不知门外这般景致。幸而暑假已至,孙子自鹭岛厦门归来,才将我这老迈之人从书卷的牢笼里拽了出来,重新撞进这人间烟火气里。车轮向前,晚风拂面,天伦之乐如蜜,在心头无声地化开,渗入血脉,竟是如此甘醇。

夜色渐浓,路灯亮起,我们踏上归途。孙子仿佛已耗尽力气,骑在我身后稍远处。我回首望去,只见他小小的身体在灯影里起伏前行,像一株初生的小树苗正奋力生长。望着这稚嫩却坚韧的身影,我心头忽然涌起莫名的触动,这车轮下伸展的路,不正是他未来漫长人生的隐喻?前方之路,时而坦荡,时或崎岖,终归需要他独自踩踏向前——我既无法代他踏上泥泞,亦不能替他迎向陡坡。我的目光掠过远处洛阳桥模糊的轮廓。

这泥土的印记,比墨香更沉、比文更重——因它来自人间烟火最深处,沾着江水、染着斜阳,并牢牢粘住了车轮碾过天伦时,那无法言说的、震颤心魄的欢愉。

## 心海微澜

## 逝去的芳

■青子

芳是我小学同学,她的模样如同她的名字——芬芳美丽,尤其是她那黑白分明、炯炯有神的大眼睛,特别令人难忘。她家是侨属,住的是典型的五开间双翘燕尾脊闽南古厝,古厝的窗户、墙壁上镶嵌着精美的木雕、砖雕、琉璃瓦,气派地坐落在村子的中间,相当醒目;她的连衣裙装饰着当时少有的粉色、蓝色花边,非常漂亮,跟电影里公主穿的一模一样。

因父亲工作调动,小学三年级离开她以后,一晃40多年,没见到她。不过在这期间,只要是遇到认识她的人或者从她村子来的人,我都尽量打听她的行踪,她碎片似的人生经历,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始终是完整的:她没上高中,20岁早早就结婚了,老公很帅,因家庭优渥,婚后仍住在娘家,与婆家关系一般,生了3个孩子,前年老公去世了……芳的这些生活历程,如电影的镜头无数次在我的脑海里闪现,无论镜头里的芳是快乐的、忧伤的、无助的、痛苦的……贯穿这些情节的都是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思念久了,便想见上一面,一一是了却相思之苦,二是印证想象之实。

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决定去看芳。儿时宁静的村子现在变化实在太大了,三四层的楼房遍布在村子的各个角落,但她家典型的闽南古厝依然醒目,只是古厝两边都加了护厝,护厝的房缘是橘红色瓦片,与古厝的主题建筑相得益彰,看起来比之前的古厝来得更加大方与稳重。

芳正好在护厝的厢房前与家人泡茶聊天,见到我后她看了一会儿,不认得了。说实话,如果不是带我去的阿姨一路上对芳的描述,我也不认识她了,因为她的大眼睛已然没有儿时的清澈与有神。经阿姨一提醒,她还是马上叫出我的名字。我立刻将眼前的芳与想象的进行对比,几乎没有一样能对得上了,外貌的沧桑自然是可预见的,但嘴角一边的上扬是没有想到的,我脑海里的芳无论是何种状态,明亮的眼睛充满坚定,可眼前她的眼神只剩下一尾淡定与坦然了。

离开久了,以为有好多话可以说、有好多事可以聊,事实却不是,不同的人生经历、不同的生活环境,我们已经不是儿时的我们了,人们总可以说“感同身受”,其实是不可能的,那只是安慰人的一句话,我与芳的相见俨然成了“人面还在眼前见,桃花不知何处去”,这样的感觉在炎炎的夏日里,后背竟生出些许的寒意。

离开时,我提议照张合影念,芳迟疑一下同意了,我不知她是在意她的形象还是在意她的现状。回来后,我把合照发微信给她,她没回我,连最简单的表情包也没有发一个。

看着合影里的芳,我五味杂陈,生活如同一位魔术师,改变着每个人的人生走向,日子也如同流水,流走了鲜花与期盼,沉淀了沙石与枯枝。

我知道,芳已渐渐远去,成了我熟悉的陌生人,但她黑白分明、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会永远留在我记忆里。



## 天南海北

## 石块路与天文钟

■赵盛基

踩着石块铺成的路,走进同样是石块铺成的布拉格广场,去等待天文钟整点报时。

导游说:“我们刚才走过的路已有300年的历史。”我并未感到惊讶,因为布拉格整座城市都被联合国列为“世界文化遗产”名录,脚下的路自然在列。

回望走过的路,恍若穿越之感,每一个石块都闪着历史磨出的光,透着历史的光晕和深邃。最小的石块只有5厘米见方,同样大小的它们排列有序,组成一个方阵;最大的石块大约是20厘米乘以10厘米的长方形,它们同样排列有序,组成另一个方阵。各个方阵

紧密相连,排列的队形也挺有创意,有的队列成排成行,四四方方,纵横划一;而有的队列成弧形,向着一个圆心,围拢在一起,好像在相互鼓励,又似乎在静听出征的号令。

我惊讶的是,历经300年的风雨沧桑,成千上万的石块竟然没有一块缺失甚至松动,每一块都始终不渝、牢牢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匠心独具,技艺精湛,让人肃然起敬。

快到整点了,高高的天文钟前人头攒动,水泄不通,各种肤色的人都举起手机,准备拍照。钟声响了,声音洪亮、悠扬,响彻布拉格上空。同时,钟楼上

的门窗全部打开,12个木偶走马灯似地依次现身,与钟声互动。随着一声雄鸡鸣叫,报时结束。

天文钟是一座精美别致的自鸣钟,钟楼建于1410年,钟是由一个钟工用锤子、钳子和锉刀等简陋工具手工制作的。时至今日,已经600多年,天文钟仍然走时准确,堪称奇迹。当地人常常在此驻足,校对手表时间,这里也成为世界各地游人喜爱的打卡之地。

石块路,天文钟,它们透露出的工匠精神让我感触至深。具有工匠精神,一块石头、一把锉刀,也能创造不朽,流芳百世,令人敬仰。

## 烟火诗行

## 阿公的灶骸

■纪若凡

的油锅中,迅速凝结成酥皮,出锅时香气四溢。阿公每次从灶骸里端出来热腾腾、金灿灿的菜头粿,在其他菜还没做好时,就会被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吃得精光。灶骸里的菜还在烧着,阿公就往餐厅跑,看着我们吃得有滋有味,便心满意足地离开,过一会儿又跑回来看哪一道菜吃得最干净,以后的饭桌上,便总能看到这道菜的身影。

阿公的皮肤黝黑,他当过水手、做过渔民、养殖过紫菜,他的一生都在和太阳、大海和海鲜打交道。在我的味蕾记忆中,海的鲜味总是餐桌上的主角。阿公的灶骸里不能没有“豆油”,闽南人把“酱油”称为“豆油”,豆油平平无奇,却能“炣”任何海鲜。“炣”是闽南独特的做菜方式,看似朴实无华的家常菜“豆油炣鱼”,就带着直击灵魂的鲜美。鲳鱼、黄花鱼等新鲜海鱼,配以简单的葱姜,在酱油水里慢炖至熟透。简单直接的烹饪过程,几乎不加多余调料,最大限度地保留鱼肉的鲜嫩,是我家最为常见的配饭菜品。阿公“炣”瘦肉很简单:将瘦肉剁成泥,然后煸炒一下,最后加点豆油增色提味。这样“炣”出来的瘦肉自带鲜甜,将其酱汁淋于饭上一同吃下,美味极了,就连平日里挑食的孩童,也能捧着

碗多添上一碗饭。

在外求学的这两年,想家的时候,我最想吃的竟是阿公常做的番薯糜。番薯的绵软甜嫩经由大米的挑逗和交缠,煮出来的粥口感甘甜,爽滑入胃,一段时间不吃,感觉身体就会发出该吃番薯糜的信号。事实上,小时候的我并不是很喜欢吃番薯糜,因为阿公太喜欢煮糜了。白糜、咸糜(之前有外地的同学以为咸粥咸饭就是加盐的粥和饭,其实是加酱油和各种如香菇等的配料)、绿豆糜、薯签糜、螃蟹糜,糜是我童年的家常便饭。长大后,纵然从无数盛宴中体会到人生风生水起的快意,但阿公那一碗碗平淡清新的糜,所带给我的是更为宝贵和温馨的隽永底气,让我在面对坎坷起落时,更加从容应对。

最后一次见阿公,他躺在床榻上,插着呼吸管。我和姐妹们围坐在他的身旁,握着他浮肿的手,看着他的呼吸逐渐急促而困难,一遍遍地查看仪器上的数字,一遍遍地喊着阿公,一遍遍地擦拭泪水,直到他的心跳下降为零。阿公的灶骸再也看不到阿公的身影,我再也吃不到阿公做的菜头粿和番薯糜,但他留给我的温暖记忆,将永远珍藏在心灵深处。